



# 沈光文入臺時間的另一種解釋----以沈光文金門詩推論

## Discussion on the Poems of Shen Guangwen written in Kinmen

謝淑容  
Hsieh Shujung

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 摘要

沈光文入臺時間目前並無定論。南明時期，金門為戰略要地。筆者針對沈光文的 5 首詩(〈貸米於人無應者〉、〈盧司馬惠朱薯賦謝〉、〈東曾則通借米〉、〈答曾則通次來韻〉、〈曾則通久病以詩問之〉)並參照史事，進行推論，認為此 5 詩為沈光文於金門時所作，而沈光文入臺時間當為 1656 年魯王徙居南澳及孫可望叛桂王降清消息傳入金門後。

**Kinmen was the important war place in the period of South Ming(1644-1683). Shen Guangwen(1612-1688) had written five poems when he stayed in Kinmen. The writer analyzes the five poems and finds that : The five poems of SHEN Guangwen mirror partisan struggle, the year when SHEN Guangwen arrived in Taiwan at the first time.**

**關鍵詞：**沈光文、金門、沈光文入臺時間、鄭成功

**Shen Guangwen 、Kinmen 、the year when Shen Guangwen arrived in Taiwan 、Zheng Chenggong**

### 一、前言

沈光文(1612-1688)，被譽為海東文獻初祖，<sup>1</sup>同時也是南明之臣中踏上臺灣本島的第一人，有「文化開臺第一人」<sup>2</sup>、「臺灣孔子」<sup>3</sup>之稱。但沈光文在那一年進入臺灣迄今仍然未有定論。根據前人的說法，認為沈光文入臺時間最早的為 1649 年，最晚為 1662 年。二者之間相距 11 年，分別敘述如下：

- 1、連橫《臺灣通史》載永曆三年（1649）入台；
- 2、諸羅知縣季麟光著《蓉洲文稿》載是辛卯年（1651）年至台；
- 3、《台南縣誌稿》載的「永曆六年（1652）先鄭延平來台」；
- 4、蘇東嶽撰《南瀛文獻》載為永曆十六年（1662）壬寅歲入台。<sup>4</sup>

另外並有概略地主張為沈光文 1651 年之後來臺，分別有：

<sup>1</sup> 季麒光：〈沈太僕傳〉：「公居臺三十餘年，及見延平三世盛衰。前此諸公述作，多以兵火散佚。而公得保天年于承平之後，海東文獻，推為初祖。」，《蠡測彙鈔·附錄·沈太僕傳》，頁 56。

<sup>2</sup> 張萍：〈文化開臺第一人----四明沈光文〉，《寧波市委黨政學報》，2012 年，第 6 期，頁 94-95。

<sup>3</sup> 劉建林：〈臺灣孔子沈光文〉，《臺聲》，光明日報社，2013 年第 1 期，頁 55-56。

<sup>4</sup> 吳鋒鋼：〈沈光文入臺時間考證〉，《寧波市委黨政學報》，2012 年，第 6 期，頁 122。



記載時間不確定的有：周凱《福建通志》、陳夢林纂《諸羅縣志》、劉良璧纂《重修臺灣府志》、范咸纂《重修臺灣府志》、魯鼎梅的《重修臺灣縣志》、全祖望的《鮚埼亭集》、李瑤的《南疆釋史摭遺》、李元度的《先正事略》、徐鼎的《小腆紀傳》載為記載為辛卯後（1651 之後）。<sup>5</sup>

近年有 3 篇期刊論文對沈光文入臺時間有所論述，第 1 篇為 1994 年朱馥生〈沈光文史事考〉<sup>6</sup>，他主張由沈光文〈寄跡效人吟〉詩序中的句子「辛卯（1651）以來，借居海島」，判定是沈光文 1651 年冬季入臺。

第 2 篇為 2010 年黃美玲〈誰才是台灣「文學」初祖---- 沈光文 V.S. 盧若騰之詩〉，採取沈光文〈東吟社序〉：「余自壬寅(1662)，將應李部台之召，舟至圍頭洋，遇颶風漂流至斯」，以為此乃沈光文自己的說法，且李部台(李率泰)(1608-1666)任福建總督是在順治 13 年至康熙 3 年(1658--1664)，所以認為沈光文入臺時間為 1662 年。<sup>7</sup>

第 3 篇為 2012 年吳鋒鋼的〈沈光文入臺時間考證〉，認為沈光文〈東吟社序〉經過後人刪改，亦是主張沈光文為 1651 年底飄至臺灣。<sup>8</sup>可知沈光文入臺時間目前仍是眾說紛紜。

筆者閱讀沈光文詩作，於〈貸米於人無應者〉一詩中發覺有「也知詩瘦恰如秋，高飛秋色入浯州」之句，根據「浯州」二字，認為此詩為沈光文在金門時所寫，於是心生疑惑：此詩寫於何時？又在何種背景下，詩人需要向人借米？又為何當時沒有人借他呢？

又發現沈光文亦有〈盧司馬惠朱薯賦謝〉詩，內容為沈光文答謝盧司馬送給他紅薯而寫的詩作。盧司馬即是盧若騰(1598-1664)，他終其一生都未來到臺灣本島。是以，此詩不可能於臺灣時所作。盧若騰曾為唐王朝中之兵部尚書，後來偕南明諸臣入居金門。如下：

若騰字閑之，號牧洲；福建同安金門人……南明隆武立，授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溫、處、寧、台；後加兵部尚書。閩敗，赴水拯起。尋入舟山，輾轉至閩海；偕王忠孝、諸葛倬、沈宸荃、曾櫻、許吉□、辜朝薦、徐孚遠、郭貞一、紀許國、沈光文等居浯洲嶼，自號「留菴」。永曆十八年，與沈佺期、許吉 東渡，寓澎湖。病亟，值崇禎帝殉難日，一慟而絕，享年六十六；遺命題其墓曰「有明自許先生之墓」。<sup>9</sup>

由此可知，盧若騰及沈光文二人要有交集，必定是在浯洲嶼----金門。金門在南明

<sup>5</sup> 吳鋒鋼：〈沈光文入臺時間考證〉，《寧波市委黨政學報》，2012 年，第 6 期，頁 122。

<sup>6</sup> 朱馥生：〈沈光文史事考〉，《浙江學刊》，1994 年，第 4 期，頁 102-103。

<sup>7</sup> 黃美玲：〈誰才是台灣「文學」初祖---- 沈光文 V.S. 盧若騰之詩〉，《聯大學報》，第七卷第二期，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頁 3。

<sup>8</sup> 吳鋒鋼：〈沈光文入臺時間考證〉，《寧波市委黨政學報》，2012 年，第 6 期，頁 121-125。

<sup>9</sup> 吳幅員：《臺灣文獻叢刊提要》，(下)，頁 115。





時期屬鄭成功的勢力範圍，根據連橫(1878-1936)《臺灣通史》記載，鄭成功在永曆八年(1654)時，曾對南明縉紳之士相當禮遇，如下：

(永曆)八年春(1654)，……十月，……奉監國魯王、瀘溪王、寧靖王居金門。凡諸宗室，悉贍給之。禮待避亂搢紳王忠孝、盧若騰、沈佺期、辜朝薦、徐孚遠、紀許國等，皆名客也。軍國大事，時諮問焉。凡所便宜封拜，輒朝服北向稽首，望永曆帝坐，疏而焚之。<sup>10</sup>

據上推論，盧、沈二人在金門相遇之時，當在永曆八年(1654)，魯王到金門，而諸臣追隨而來之後。如此沈光文入臺時間就不應是辛卯年(1651)年。

那麼沈光文入臺時間可能在那一年呢？筆者翻閱沈光文詩作，發覺〈東曾則通借米〉、〈答曾則通次來韻〉、〈曾則通久病以詩問之〉三首詩中的曾則通(?-?)為曾櫻曾櫻(?-1651)之子，然而他的生平事蹟並沒有在史傳上留下記錄，只能從側面得知，而他在父亡之後，到金門來殯殮，因此，筆者推論其與沈光文相遇之處當在金門。

筆者因為這 5 首詩，對沈光文停留於金門的時間有所疑惑，因此想要根據這 5 首詩及沈光文仕宦經歷加以分析，進而對他的入臺時間給予一個新的解釋。

## 二、沈光文之仕宦經歷

筆者以為深入分析沈光文之仕宦經歷，對了解沈光文生平遭遇將有所幫助。沈光文的生平事蹟，在他的詩作〈寄跡效人吟〉的詩序中有所記錄：

憶自丙戌(1642)乘桴，南來閩海，或經年泛宅，或偶寄枝棲，憂從中來，興亦時有，每假題詠，聊混居諸。戊子(1644)入粵，所吟亦多，辛卯(1651)以來，借居海島，登山問水，靡不有詩，尤喜步和人韻，雖邱壑情深，覺感激時露，今秋檢閱笥中，頓生悔愧，不論閒題記事，悉付祖龍。仲冬小窗冷坐，欲再發抒飄泊情事，機神數窒，偶得鄭哲三海泊吟，不禁勃勃步韻，然哲三余未識面也。

上述記錄點出三個時間點，分述如下：

- 1、丙戌(1642)乘桴，南來閩海。
- 2、戊子(1644)入粵。
- 3、辛卯(1651)以來，借居海島。

而康熙時的季麒光(?-?)<sup>11</sup>〈沈太僕傳〉是沈光文傳記中最早的記錄，如下：

沈太僕光文，字文開，一字斯菴，鄞人也。……乙酉，豫于畫江之師，授太常博士。丙戌，浮海至長垣，再豫琅江諸軍事，晉工部郎。戊子，閩師潰而北，

<sup>10</sup>連橫：《臺灣通史·建國紀》，卷二，頁 29。

<sup>11</sup>季麒光，康熙十五年(1676年)丙辰科進士，1684-1685 為諸羅縣令



扈從不及。聞粵中方舉事，乃走肇慶，累遷太僕寺卿。辛卯，由潮陽航海至金門。閩督李率泰方招來故國遺臣，密遣使以書幣招之。公焚其書，返其幣。時粵事不可支，公遂留閩，思卜居於泉之海口。挈家浮舟，過圍頭洋口，颶風大作，舟人失維，飄泊至臺灣。時鄭成功尚未至，而臺灣為荷蘭所據，公從之；受一廬以居，極旅人之困，不恤也。遂與中土隔絕音耗，海上亦無知公之生死者。<sup>12</sup>

比較〈寄跡效人吟〉的詩序和〈沈太僕傳〉中的記錄，發覺二者以上三個時間點，是相符合的。而〈沈太僕傳〉除了指出時間之外，也敘述沈光文在這段時間的活動。分述如下：

- 1、乙酉(1645)，豫于畫江之師，授太常博士。
- 2、丙戌(1646)，浮海至長垣，再豫琅江諸軍事，晉工部郎。
- 3、戊子(1748)，閩師潰而北，扈從不及。聞粵中方舉事，乃走肇慶，累遷太僕寺卿。

若要了解沈光文的仕宦經歷，必須對南明的歷史有所整理，在此，筆著根據相關史料，分析如下：

- 1、乙酉(1645)，豫于畫江之師，授太常博士。

所謂「畫江之師」，乃指沈光文之同鄉錢肅樂(1606-1648)迎魯王監國(1618-1662)的畫江防守之事。由此可知，沈光文屬於魯王派系。其事蹟記載如下：

錢肅樂字希聲，一字虞孫，號止亭；鄞縣人。……乙酉六月杭州不守，寧波官吏已迎降；肅樂慟哭，絕粒以死誓。會鄞有六狂生者首倡義謀，集諸生於學宮，遍謁諸鄉老而咸弗敢應，皇皇乏計。已聞肅樂至，輓之入城。以十二日大集紳士於城隍廟，開陳大義；諸鄉老相繼至。……布衣戴爾惠呼曰：『何不竟奉錢公起事』！於是上下齊聲應之，舉手互招，擁之入巡按署中。……是月十八日，遣舉人張煌言赴台州，表迎魯王監國。會餘姚、紹興亦舉兵，王乃至紹興行監國事，畫江防守。<sup>13</sup>

由上可知，錢肅樂於乙酉年六月與同鄉之人共迎魯王監國，而沈光文參加了此一陣容，太常博士的官銜，即為魯王所封。

- 2、丙戌(1646)，浮海至長垣，再豫琅江諸軍事，晉工部郎。

魯王於丙戌年(1646)十一月被鄭彩(1605-1659)迎於廈門，當時鄭成功在廈門，不願奉魯王為主。鄭彩只能將魯王安置於長垣。如下：

<sup>12</sup>季麒光：〈沈太僕傳〉，《蠡測彙鈔·附錄·沈太僕傳》，頁55。

<sup>13</sup>溫睿臨撰，李瑤勘定：《南疆譯史·浙中閣部諸臣列傳(十六)錢肅樂》，卷二十二，頁315-316。





(丙戌)十一月丙寅，王次廈門(南疆譯史稱中左所，亦名鷺門)。時鄭芝龍字飛皇，小字一官，福建南安縣石井人)已降北，令彩執王以降；彩不從。芝龍之子成功不肯隨父，復建義海上，而以廈門為營；然亦不欲奉王，改明年為隆武三年。於是鄭彩改次長垣，改明年為監國二年。海上遂有二朔。<sup>14</sup>

鄭成功與唐王(1602-1646)關係相當密切，他曾被唐王賜姓為朱，唐王以駙馬的待遇禮遇鄭成功，鄭成功感激在心，誓死效忠，不惜與父親分道揚鑣。記載如下：

北京既陷，福王立江左，改元弘光，封芝龍南安伯，鴻逵靖西伯。二年，唐王即位 福京，改元隆武，晉芝龍平西侯，鴻逵定西侯，俱加太師。已而成功陞見，帝奇之，撫其背曰：『惜無一女配卿。卿當盡忠吾家，毋相忘也』。因賜姓朱，改名成功，字明儼，封御營中軍都督，賜尚方劍，儀同駙馬。自是中外皆稱「國姓」云。是年日本送歸其母。芝龍以擁立非本意，日與文臣忤。一日，成功見帝愁坐，跪奏曰：『陛下鬱鬱不樂，得無以臣父有異志耶？臣受國厚恩，義不反顧。臣以死捍陛下矣』！<sup>15</sup>

而南明於福王(1607-1646)覆亡之後，各個政權紛紛建立。其中以唐王及魯王鬥爭最烈，二者勢同水火。<sup>16</sup>身為唐王的堅定擁護者，對於與唐王鬥爭的魯王必定沒有好感。雖然丙戌年(1646)時，鄭成功不在唐王身邊(唐王於丙戌年(1646)八月死於福州<sup>17</sup>)，但他仍然表露出不願尊奉魯王之意。而如此的情況下，魯王被迫移於長垣，魯王與其相隨之臣子內心定然不是滋味。沈光文即是追隨魯王到長垣的其中一份子。

而「再豫琅江諸軍事，晉工部郎」乃是發生在丁亥(1647)年，如下：

二年丁亥正月癸卯朔，王在長垣。……六月，攻漳州，失利。王至琅江，錢肅樂來朝，拜兵部尚書。<sup>18</sup>

由上述可知，魯王於丁亥(1647)六月到達琅江，此時錢肅樂歸來魯王陣容之中，魯王封他為兵部尚書。沈光文此時跟隨魯王，到處轉戰，而「晉工部郎」。

3、戊子(1648)，閩師潰而北，扈從不及。聞粵中方舉事，乃走肇慶，累遷太僕寺卿。

<sup>14</sup>應廷吉：《海東逸史·監國紀(下)》，卷二，頁 5-6。

<sup>15</sup>連橫：《臺灣通史·建國紀》，卷二，頁 25-26。

<sup>16</sup>川口長孺：《臺灣鄭氏紀事》：「是歲 1645，魯王以海避難在台州。時清招撫使適至錢塘江上，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子遵謙殺之，與張國維、方逢年等謀立魯王監國於紹興(明紀編年、明季遺聞)；以明年為監國元年，是年猶稱弘光元年(粵游見聞)。是月，會閩中頒詔至，諸求富貴者爭欲應之。魯王不喜，下令將返台；國維馳疏閩中辨明，然後返台之議止。然浙、閩不和，成水火矣(明紀編年、明史紀事本末、明季遺聞)。」卷之上，頁 15。

<sup>17</sup>川口長孺：《臺灣鄭氏紀事》：「三年丙戌 1646(隆武二年、魯監國元年、清順治三年)……七月，隆武出贛州，何騰蛟遣其將迎王。王將至韶州，而清兵已過衢州、抵閩關。八月，王奔至汀州，為清兵所執，死於福州。」卷之上，頁 19-20。

<sup>18</sup>應廷吉：《海東逸史·監國紀(下)》，卷二，頁 7-8。



戊子年正月鄭彩專權，魯王朝紛擾不斷。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1597-1648)、義興侯鄭遵謙(?—1646年)，魯王當時無法予以制裁。三月時，閩中失守，僅餘甯德、福安二縣。如下：

三年戊子正月丁酉朔，王在閩安鎮。……癸丑，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義興侯鄭遵謙。兵科給事中陳希文、熊曰繪疏參鄭彩逆惡大罪，為諸臣所勸，不果上。……三月，興化陷，……莆田陷，……永福陷，……。長樂陷，……。建甯陷，……。王在閩中先後復三府、一州、二十七縣，至是皆失，僅留甯德、福安二縣。六月初五日戊戌，大學士錢肅樂以憂卒。<sup>19</sup>

因鄭彩跋扈，魯王之朝無法主持公義，戰事連傳敗績，錢肅樂憂憤而卒，如下：

(戊子年)五月，大學士吏部尚書錢肅樂卒。監國為撤朝三日，賜祭九壇；贈太子太保，諡「忠介」，蔭一子尚寶司丞。

肅樂居瑯琦山，以建國彩跋扈內殘，魯事不辦，積咽不食；病劇，猝聞連江事敗，以頭觸床幾碎，遂卒。遺命以崇禎中員外銜斂，自以無功，不受加銜。弟肅範從劉中藻起小福州，久亦殉城。<sup>20</sup>

錢肅樂在哀莫大於心死的情況下，對魯王朝廷深感失望，又聽到閩中幾全失守，是以憂憤而卒。閩中潰散之下，沈光文扈從不及，茫然之中，改而投向於肇慶即位之桂王(1623-1662)<sup>21</sup>，被封為太僕寺卿。

1647年時鄭成功仍奉唐王正朔，聽聞桂王於肇慶即位，改奉桂王永曆正朔，桂王亦在己丑(1649)年封他為延平公，如下：

其明年(1647)，遙聞永明王即位肇慶，改元永曆；成功則奉朔，提師歸自南澳，舊眾稍集；年二十四。<sup>22</sup>

(順治六年 1649)七月，永曆遣使至島，封成功為延平公。<sup>23</sup>

因此，1648年之後，鄭成功與沈光文在政治路線中有所交集，二人皆同奉桂王為主。只是在兵馬倥傯之時，沈光文為太僕寺卿，與擁有軍事力量的延平公鄭成功，二者實力並不相等。且二人以往在政治派系上大不相同，二者之間頗有心結。<sup>24</sup>鄭成功不會重用沈光文是可想而知。

<sup>19</sup>應廷吉：《海東逸史·監國紀(下)》，卷二，頁9-10。

<sup>20</sup>查繼佐：《魯春秋·監國紀》，頁53-54

<sup>21</sup>阮旻錫：《海上見聞錄·順治四年》：「丁亥(1647)，順治四年；是歲桂王即位於肇慶，改元永曆。」卷一，頁3。

<sup>22</sup>黃宗羲：《賜姓始末·鄭成功傳》，頁13。

<sup>23</sup>黃宗羲：《賜姓始末·鄭成功傳》，頁14

<sup>24</sup>石萬壽〈沈光文事蹟新探〉中判斷沈光文為魯王系之明臣，與鄭氏王朝之間有心結。參考自龔顯宗編《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台南縣：台南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頁190--207。





### 三、沈光文金門詩

金門，與廈門相對，在南明時期，戰略地位相當重要，依《金門志》所載，二者為海外必爭之地。如下：

閩地瀕海者雖多，而金、廈最著。蓋其間有平原廣陸，可以牧馬屯兵；有曲港深洲，可以泊舟結砦；有豪門巨賈，可以助餉資糧。故為海外諸夷所必爭之地，不獨臺灣藉輔車之依、有桴鼓之應(陶元藻「縣志」小序)。<sup>25</sup>

由於南明之時，閩海中抗清的勢力以鄭成功為主，是以沈光文在當時為戰略要地——金門所寫的詩作，可視為對當時鄭成功抗清之時的側面書寫。

茲就沈光文〈貸米於人無應者〉、〈盧司馬惠朱薯賦謝〉、〈東曾則通借米〉、〈答曾則通次來韻〉、〈曾則通久病以詩問之〉等詩，分析如下：

#### 1、〈貸米於人無應者〉

沈光文有〈貸米於人無應者〉詩，是他在金門時所寫，如下：

同是窮途同作客，飽得煙霞煮得石；但使清虛腹裏存，詩瘦偏多新意格。也知詩瘦恰如秋，高飛秋色入浯州；蒼狗浮雲倏變幻，老我狂愚我自羞。西山尚有中子在，周旋應盡性天愛；乃竟二餓千載垂，旅處寡親益增愾。我來避世如避秦，上下無交餽贈屯；倘能屈曲為小貶，何妨白日竟驕人！驕人者流世所敬，不辨笑邪反笑正；大家勢利正營營，誰向此中審究竟！昨天夢中誰贈雲，醒時拾得似紛紛；人間世事尚難料，如何天上獲相分！感此高誼思所報，木瓜何以矢永好！今日幼安固如何？卻亦未曾除阜帽。<sup>26</sup>

依《金門志》所載：「金門，舊名浯洲，又名仙洲。<sup>27</sup>」，可知浯洲乃金門之舊稱，而詩中「也知詩瘦恰如秋，高飛秋色入浯州」之句，即可知沈光文當初所處之地即為金門。

詩中前4句「同是窮途同作客，飽得煙霞煮得石；但使清虛腹裏存，詩瘦偏多新意格」乃在書寫饑餓之時，可令自己的詩激發出新的意境。此4句頗能正向思考饑餓的好處。「也知詩瘦恰如秋，高飛秋色入浯州；蒼狗浮雲倏變幻，老我狂愚我自羞。」前2句乃點明時節為秋天，地點在金門。而後2句則是表達環境倏然轉變，自己有些感慨、自覺羞老狂愚。為何在金門會有環境突然轉變之感？此中似有幽微之意。「西山尚有中子在，周旋應盡性天愛；乃竟二餓千載垂，旅處寡親益增愾」此4句藉由西山之伯夷守節而亡，表達自己客居他鄉、親友寡少而受餓的氣憤。「我來避世如避秦，上下無交餽贈屯；倘能屈曲為小貶，何妨白日竟驕人！驕人者流世所敬，不辨笑邪反笑正；大家勢利正營營，誰向此中審究竟！」此8句表達自己遠離家鄉，前來避世，如同避秦的另尋桃源樂土的古人，誰知所處之境，卻充滿人事紛雜、正邪不分、汲汲

<sup>25</sup>林焜熿：《金門志·分域略·形勢》，卷二，頁8。

<sup>26</sup>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詩鈔·沈光文·貸米於人無應者》，卷一，頁2。

<sup>27</sup>林焜熿：《金門志·分域略·沿革》，卷二，頁6。



名利之事。在他無奈地「貸米於人無應者」的情形下，末2句「今日幼安固如何？卻亦未曾除阜帽」書寫他依然以東漢的管寧為自我期許，將保持其堅定的立場，不為權勢所動搖。

沈光文何時來金門呢？根據〈沈太僕傳〉「辛卯，由潮陽航海至金門」<sup>28</sup>之句，可知其於辛卯年(1651)年來金門，但並未說明來金門的原因。時桂王在廣西一帶，在清兵攻打之下，漸失城池。<sup>29</sup>而辛卯年(1651)九月一日舟山破，魯王被鄭成功迎至廈門。金、廈如此接近，此或為沈光文來金門的原因。壬辰年(1652)，魯王朱以海被鄭成功安置在金門。筆者推測：此時沈光文必當扈從魯王。

鄭成功已於1649年受桂王封為延平王，鄭成功或許是基於魯王為明朝宗室，且二人立場皆為抗清，幫襯相扶乃是理所當然。所以，魯王於辛卯年(1651)舟山敗退之後，鄭成功便有迎魯王入廈門的舉動，並在1652年將魯王安置在金門，如下：

九月一日，舟山破。……舟山屠，……國姓成功迎入廈門，躬朝見，行四拜禮，稱主上，自稱罪臣。尋居監國於金門，月致供億惟謹。遇節及千秋期，上啟稱賀弗懈。永曆六年(壬辰)、監國七年，監國蹕金門。……桂主自安龍馳授國姓成功招討大將軍敕印。國姓以桂無所通監國，引嫌罷供億，禮節亦疏，以見一。監國饑，各勸舊王忠孝、郭貞一、盧若騰、沈荃期、徐孚遠、紀石青、沈復齋等間從內地密輸，緩急軍需。<sup>30</sup>

城陷，王奔廈門。朱成功以宗人府府正禮覲王甚恭。會有構王於成功者，禮漸疏。<sup>31</sup>

起初鄭成功對魯王甚為禮遇，但在桂王於壬辰年(1652)封鄭成功為大將軍時，他為了避嫌，便不再禮遇魯王，魯王因此生活窘迫，過起饑餓的日子，最後必須仰賴昔日的舊臣王忠孝、郭貞一、盧若騰、徐孚遠、沈荃期等人暗中救助，才有所緩解。狼狽的魯王亦於癸巳年(1653)因心中不安，而自去監國號，如下：

清順治十年(癸巳。明永曆七年。是歲三月，魯王去監國號)<sup>32</sup>

王乃徙居金門，自削其號，飄泊島嶼間，賴舊臣王忠孝、郭貞一、盧若騰、沈

<sup>28</sup> 季麒光著，鄧傳安編：《蠡測彙鈔·附錄·沈太僕傳》，頁55。

<sup>29</sup> 戴笠：《行在陽秋》：「五年(辛卯)春正月朔，駕在南寧。尋幸安隆州。二月十五日，清陷梧州及蒼梧、藤縣。二十五日，清陷柳州及象平、馬平。三月，端州、羅定州降於清。清陷高州。」(上)，頁45-46。

<sup>30</sup> 查繼佐：《魯春秋·監國紀》，頁66-67。

<sup>31</sup> 林繩武：〈監國魯王事略〉，《海濱大事記·監國魯王入閩始末記(附監國1魯王事略、長垣考、魯王葬處考異)》，頁18。

<sup>32</sup> 林繩武：《海濱大事記·監國魯王入閩始末記》，頁17。







仝期、徐孚遠、紀石青、林復齊輩調護之。<sup>33</sup>

筆者推測沈光文〈貸米於人無應者〉詩當作於魯王及扈從之臣飢餓之時。而沈光文追隨故主，亦同樣的感受到斷糧之苦。而面對反清大業，南明諸臣仍有許多派系紛爭，所以沈光文氣憤之下，寫出「大家勢利正營營，誰向此中審究竟」中的不平之鳴，即是從側面的書寫鄭成功此時對魯王及魯王朝臣的傾軋。

## 2、〈盧司馬惠朱薯賦謝〉

沈光文有〈盧司馬惠朱薯賦謝〉之詩，如下：

隔城遙望處，秋水正依依。煮石煙猶冷，乘桴人未歸。調饑思飽德，同餓喜分薇。舊事縈懷抱(司馬昔為我郡兵憲)，于今更不違。<sup>34</sup>

「隔城遙望處，秋水正依依」2句表達自己正在殷殷期盼遠方的另一個城能有所回應。「煮石煙猶冷，乘桴人未歸」則是書寫自己乘桴離鄉，而飽受饑餓之苦。「調饑思飽德，同餓喜分薇」，此2句顯示自己和盧若騰皆同屬於饑餓狀態，而他的慷慨「分薇」之舉，令他感念在心。「舊事縈懷抱(司馬昔為我郡兵憲)，于今更不違」此2句則是述說2人的交情，而自己亦將感念在心。

盧若騰(1598-1664)曾為唐王朝中之兵部尚書，在唐王死亡之後，赴水自絕，被人救起，後來和南明諸臣居住在金門。如下：

南明隆武立，授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溫、處、寧、台；後加兵部尚書。閩敗，赴水拯起。尋入舟山，輾轉至閩海；偕王忠孝、諸葛倬、沈宸荃、曾櫻、許吉□、辜朝薦、徐孚遠、郭貞一、紀許國、沈光文等居浯洲嶼，自號「留菴」。<sup>35</sup>

盧若騰並未到達臺灣，其於1664年欲東渡來臺時，病死於澎湖。當時鄭成功禮遇南明之遺臣，其中以盧若騰、王忠孝、徐孚遠、沈荃期等人最受尊重。如下：

考鮎埼亭陳光祿士京傳，成功賓禮明之遺臣，其最致敬者，盧、王、沈、徐諸公而外，惟都御史辜公朝薦、郭公貞一與光祿。<sup>36</sup>

是以，戰爭之時，在金門同樣受到饑餓之苦的眾人，盧若騰等人是最有可能有食物來源的人之一。在此詩的書寫中，同屬於饑餓的盧若騰願意將朱薯分食給沈光文，其關懷同事的情操，令人敬佩。盧若騰有〈番薯謠〉一詩，即是書寫戰爭時期，人們饑餓的悲哀，如下：

<sup>33</sup>林繩武：〈監國魯王事略〉，《海濱大事記·監國魯王入閩始末記(附監國1魯王事略、長垣考、魯王葬處考異)》，頁18。

<sup>34</sup>范咸：《重修臺灣府志·藝文(四)/詩(一)/盧司馬惠朱薯，賦謝》，頁721。

<sup>35</sup>吳幅員：《臺灣文獻叢刊提要》，(下)，頁115。

<sup>36</sup>鄧傳安：《蠡測彙鈔·海外寓賢考》，頁14。



番薯種自番邦來，功均粒食亦奇哉；島人充飧兼釀酒，奴視山藥與芋魁。根蔓莖葉皆可啖，歲凶直能救天災；奈何苦歲又苦兵，遍地薯空不留莖。島人泣訴主將前，反嗔細事浪喧豷；加之責罰罄其財，萬家饑死孰肯哀！嗚呼！萬家饑死孰肯哀！<sup>37</sup>

首4句稱讚番薯的易種、且功能強大(「根蔓莖葉皆可啖，歲凶直能救天災」)。但由於凶歲及戰爭之故，人民飽受饑荒之苦，番薯竟連根都不留。(「奈何苦歲又苦兵，遍地薯空不留莖。」)而受苦的島民向當地屯兵的將軍泣訴自己的悲慘時，卻反遭叱責為鬧事，並加以責罰錢財，致使島民傾家蕩產。悲憫的盧若騰直言「萬家饑死孰肯哀！嗚呼！萬家饑死孰肯哀！」，亦是對鄭成功軍隊的強烈批判。

盧若騰亦有〈冷灶〉一詩，筆者以為此或為因戰爭而糧食短缺之實錄，如下：

猶憶十年前，糲飯足飽口；六、七年以來，但糜亦歡笑。去年艱粒食，饑賴山薯療；今年薯也無，冷灶頻斷燒。有田不得耕，耕熟復遭勦；若望人解推，譬之瓠無竅。舉世尚武功，不聞需智調；亦或飾文名，未解賞墨妙。眾方悅諧媚，而余孤且峭；每懷杞人憂，持論中其要。以此觸忌諱，乏絕誰相弔！今年既如此，明年可預料？問余服未服，仰天頭自掉。<sup>38</sup>

若以甲申年(1644)為首句的10年前的時間點，而10年後應為1654年，當時盧若騰應在金門。從「今年薯也無，冷灶頻斷燒。有田不得耕，耕熟復遭勦」之句與沈光文之詩相對應，更顯現出盧若騰在自己都挨餓但卻願意和沈光文分享食物的深厚情誼，及對耕熟又遭搶走的可憐人民哀憫情懷，亦是從側面對鄭成功政權不恤人民的溫飽進行批判。

### 3、〈東曾則通借米〉

沈光文有〈東曾則通借米〉之詩，如下：

邇來乞食竟無處，饑即驅我亦不去；甑中生塵興索然，飧風吸露望青天。窮途依人仍不足，自顧已忘榮與辱；何當稚子困餓啼，絕不欲我作夷、齊。勉學魯公書新帖，呼庚未免為臣妾。嗟嗟！苦節尤難在後頭，一日不死中心憂。<sup>39</sup>

「邇來乞食竟無處，饑即驅我亦不去；甑中生塵興索然，飧風吸露望青天」此4句說明沈光文家中斷糧已久，米缸生塵，真要餐風飲露。「窮途依人仍不足，自顧已忘榮與辱；何當稚子困餓啼，絕不欲我作夷、齊」之句書寫因家中仍有稚子，所以自己只能忘記所謂羞恥之心，不能再以伯夷、叔齊為榜樣，守節而死。「勉學魯公書新帖，呼庚未免為臣妾。嗟嗟！苦節尤難在後頭，一日不死中心憂」作者藉顏真卿「乞食帖」之典故，向曾則通借米，並且抒發自己內心的憂愁。

曾則通(?-?)為何人？根據盧若騰《島噫詩·一》中有〈送曾則通扶櫬歸江右（按

<sup>37</sup> 盧若騰：《島噫詩·七言古·番薯謠》，頁20。

<sup>38</sup> 盧若騰：《島噫詩·五言古·冷灶》，頁7。

<sup>39</sup>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藝文(四)·詩(一)·東曾則通借米》，卷二十三，頁721。





則通為二雲先生子)》之作，可知曾則通為曾二雲先生之子。詩如下：

君昔侍吾師，宦遊入閩甸；吾師蒙難時，舉家危懸線。君年未及壯，飄泊經百煉；島棲十七載，苦淚揮霜霰。談盡島中心，識盡島中面；人面皆如昨，人心半遷變。經權惟所適，忠孝從其便；況有佳題目，救民息爭戰。天地瘖無聲，是非任顛眩；遊子孤所望，決計歸鄉縣。吾師忠義骨，一紀羈淺竈；於今遂首邱，遠道將祲轉。遠道風景殊，腥臊幣地遍；死者而有知，豈忍須臾見。君應體此志，去同離弦箭；貞操眾所欽，孝思誰能先。我本狂戇人，多招流俗譴；聲氣托君家，兩世相慕戀。忽忽忽別去，值我貧病涸；無金饋君贖，無酒飲君餞。贈君貧者言，言言心血濺；行矣尚勉旃，勿以規為瑱！

曾二雲為盧若騰的老師，詩中前 4 句「君昔侍吾師，宦遊入閩甸；吾師蒙難時，舉家危懸線」乃書寫曾則通隨著曾二雲任宦而進入福建。後來曾二雲殉難之時，曾家全家皆處於千鈞一髮的危險境地之中。「君年未及壯，飄泊經百煉；島棲十七載，苦淚揮霜霰」，此 4 句乃是憐惜曾則通之語，說明曾則通年紀未滿 40 歲，卻已經歷了種種挫折。

曾二雲即曾櫻(?-1651)，與鄭芝龍(1604-1661)相善，鄭芝龍曾推薦曾櫻於唐王隆武朝。如下：

芝龍薦曾櫻為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鴻逵薦楊文驄為兵部侍郎(明史)。時文武濟濟，然兵餉、戰守芝龍悉為政。<sup>40</sup>

後來曾櫻受唐王之命，留守福州，逮及唐王隆武帝於 1646 年逝世之後，舉家進入廈門，如下：

隆武之駐延平也，令曾櫻留守福州；及福州敗，櫻挈家入島(明史)，與成功出沒海上。<sup>41</sup>

辛卯年(1651)，清朝軍隊攻入廈門，曾櫻自縊殉國。如下：

二月，巡撫張學聖會提督馬得功襲廈門，明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尚書曾櫻死之。

成功兵南下，舟次平海衛；學聖、得功乘虛來襲廈門。時鴻逵棄揭陽回師未至，芝鵬不能守；得功先遣數十騎渡五通登岸，兵民望見皆潰。時曾櫻在城中，或邀之遁；櫻曰：『此一塊清淨土，正吾死所，豈復泛海求活耶！』遂自縊；時二月三十日也。門人阮旻錫、陳泰等冒險出其尸，鄉紳王忠孝殮之，殯於金門。奏聞永曆行在，追贈光祿大夫上柱國太師，謚文忠，賜祭葬；蔭一子中書舍人、一子錦衣衛，世襲。<sup>42</sup>

盧若騰有〈哭曾二雲師相(閣部諱櫻)〉詩作，對他的老師殉節而死，表達了痛心之意：

<sup>40</sup>川口長孺：《臺灣鄭氏紀事》，卷之上，頁 13。

<sup>41</sup>川口長孺：《臺灣割據志》，頁 33。

<sup>42</sup>夏琳：《閩海紀要·辛卯·八年》，卷之上，頁 8。



峻嶒品望著朝端，一木獨支顛廈難；誤倚田橫棲海島，忍看胡馬渡江干。何曾先去為民望(虜尚未渡海，中左守將鄭芝莞先運貲入舟為逃計；人心大搖，去不可止。師相姑遣家眷出城，而自誓必死；芝莞反出示自解曰：『曾閣部先去，以為民望』)，惟有舍生取義安。慚愧不才蒙寄託，展觀遺札涕洟瀾。<sup>43</sup>

「峻嶒品望著朝端，一木獨支顛廈難」表示了曾櫻品格高潔，卻獨木難支，無法守住廈門。「誤倚田橫棲海島，忍看胡馬渡江干」書寫了對鄭氏勢力的不滿，句中之田橫，當指鄭成功。當時鄭成功命鄭芝莞守廈門，但鄭芝莞臨陣脫逃，還推卸責任給曾櫻，表示是曾櫻先要逃走，百姓才跟著跑，故有「何曾先去為民望，惟有舍生取義安」之句。「慚愧不才蒙寄託」說明了盧若騰受到老師的請託，雖沒有明說請託的內容為何，但按道理推測，當為照顧其家眷。

曾櫻自縊而死，他的學生阮旻錫(1627-1712)、陳泰(?-?)冒險將其屍體運出，由王忠孝(1593-1666)於金門為他舉行喪禮。因此曾櫻的家人曾則通等就留在金門。由「島棲十七載」計算，曾櫻舉家遷廈門於1646年，可知盧若騰此詩作於1663年。此亦與「吾師忠義骨，一紀羈淺竈」之句相符，一紀為12年，曾櫻於1651年殞於金門，可推知此數年之間(1651至1663)曾則通應當居住在金門。

由「談盡島中心，識盡島中面；人面皆如昨，人心半遷變。」之句說明在這12年之中，島中人事紛爭，使得盧若騰及曾則通皆有人心大半已變，遠非昔日可比的感慨。而「經權惟所適，忠孝從其便；況有佳題目，救民息爭戰。」之句則是稱讚曾則通以忠孝存心，有所權便地救助人民。然而接下來4句「天地瘖無聲，是非任顛眩；遊子孤所望，決計歸鄉縣」書寫曾則通的絕望之感。或因桂王、魯王相繼離世，加上島上人事紛爭不斷，遊子孤所望之後，曾則通決定黯然歸鄉。

在曾則通居金門之時，可能因為受其父曾櫻之蔭，在當時受人照拂。而沈光文居金門當時斷糧已久，已達餐風吸露的程度。離鄉背井，浮海而至金門，卻遭受饑寒困苦，無處乞食，無奈之下，只好向有仁厚之心的曾則通借米。

#### 4、〈答曾則通次來韻〉

海天滯跡久，世受國恩同。事業饑寒後，身名忍辱中。困當堅骨力，閒足老英雄。握手相憐處，何須怨「谷風」！<sup>44</sup>

「海天滯跡久，世受國恩同」首2句表達二人乃同病相憐之人，共同久滯海外，家族亦共同受到明朝的恩德沾溉。「事業饑寒後，身名忍辱中」2句書寫二人目前共同受到饑寒、忍辱之苦。「困當堅骨力，閒足老英雄。握手相憐處，何須怨「谷風」」4句則是表達彼此互相勉勵之意，勿作如《谷風》般的棄婦頹喪怨怒之態。〈谷風〉為《詩經·邶風》篇名，其內容主要描寫棄婦訴苦之情。

<sup>43</sup> 盧若騰：《島噫詩·七言律·哭曾二雲師相》，頁36。

<sup>44</sup>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藝文(四)·詩(一)·答曾則通次來韻》，卷二十三，頁714。





此詩書寫了曾則通與沈光文二人皆是天涯淪落人之感慨。雖然受到饑寒交迫之苦，但二人仍互相勉勵，不做怨婦之語。

#### 5、〈曾則通久病以詩問之〉

子固今能詩，恨其多病耳。豈疑聖人徒，乃踵吾家美。買藥則無錢，受饑偏不死。揮毫但苦吟，應即霍然矣。<sup>45</sup>

此詩乃是對於曾則通久病未癒傳達慰問之意。「子固今能詩，恨其多病耳」以曾子固(曾鞏)喻曾則通，稱讚其博學之外，且擅長作詩，遺憾的是身弱多病。「買藥則無錢，受饑偏不死。揮毫但苦吟，應即霍然矣」則表達了曾則通於金門飽受貧病饑餓之苦，仍須以「揮毫但苦吟」方式來自我排遣。由此推知，曾則通此時於金門並不好過。

徐孚遠(1599-1665)亦有〈贈曾則通〉之詩，如下：

一自中台折，僑居又幾春！病須枚叔發，家似史雲貧。故國風塵暗，遺編氣澤新。授廬雖各島，同是作逋臣！

此詩亦書寫了曾則通貧病交迫的情形，惟其從正面書寫，較少怨氣。「一自中台折，僑居又幾春」之句書寫到島外僑居已歷經數年。「病須枚叔發，家似史雲貧」二句，舉枚乘(?-公元前 140)生病及范冉家貧<sup>46</sup>為喻，說明曾則通與 2 人相同，皆飽受貧病之苦。「故國風塵暗，遺編氣澤新」之句，說明雖然故國現在為清人所據，但是前人所遺留下來的書籍、文字依然煥發氣象一新的文化氣息。亦可從中得到一些精神上的安慰。此 2 句頗有積極之意。然而末句「授廬雖各島，同是作逋臣」則是書寫了各自寄居島外(徐孚遠在廈門，曾則通在金門)<sup>47</sup>，同為逃亡的臣子的感慨，仍多消沉黯然之情。

末句「授廬雖各島，同是作逋臣」亦可做為曾則通在金門的旁證。

### 四、沈光文入臺時間

由於沈光文於金門所寫之詩，使筆者對於沈光文入臺時間有所疑惑，因此，根據史籍資料，加以辨析如下。

首先要先判斷沈光文何時離開金門。根據李麒光〈沈太僕傳〉的記載，閩督李率泰(1608-1666)招降沈光文之後，加上桂王朝廷發生重大問題，沈光文決心搬遷到泉之

<sup>45</sup>范咸：《重修臺灣府志·藝文(四)·詩(一)·曾則通久病，以詩問之》，卷二十三，頁 715。

<sup>46</sup>《後漢書·獨行傳》，傳云：「東漢范冉(字史雲)有氣節，家貧，有時斷炊而意氣自若。閩里為之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

<sup>47</sup>陳乃乾、陳洙纂輯：〈徐閩公先生年譜〉記載：1652 至 1658 之間，徐孚遠大都在廈門。頁 37-44。



海口，所以離開金門，如下：

丙戌，浮海至長垣，再豫琅江諸軍事，晉工部郎。……辛卯(1651)，由潮陽航海至金門。閩督李率泰方招來故國遺臣，密遣使以書幣招之。公焚其書，返其幣。時粵事不可支，公遂留閩，思卜居於泉之海口。挈家浮舟，過圍頭洋口，颶風大作，舟人失維，飄泊至臺灣。時鄭成功尚未至，而臺灣為荷蘭所據，公從之；受一廬以居，極旅人之困，不恤也。遂與中土隔絕音耗，海上亦無知公之生死者。辛丑(1661)，成功克臺灣，知公在，大喜，以客禮見。<sup>48</sup>

由「丙戌，浮海至長垣，再豫琅江諸軍事，晉工部郎」之句，可知〈沈太僕傳〉行文的邏輯：「浮海至長垣」與「再豫琅江諸軍事」之事並非同一年，而是指「豫琅江諸軍事」乃在「浮海至長垣」之後。因此，李率泰招降、粵事不可支，亦不必一定在 1651 年。

根據上述 5 首詩的線索及衡諸史料，筆者認為沈光文自辛卯年(1651)年到金門之後，其停留的時間至少應到 1656 年。原因如下：

- 1、魯王為沈光文的舊主，在知道舊主於 1651 年在廈門之時，曾參加畫江之師、琅江諸軍事的他，應當未放棄反清復明之大業。雖然在戊子年(1648)，沈光文受封於桂王，但那是因為沈光文來不及扈從魯王的緣故。若依照沈光文忠於明朝之心來推斷，筆者以為他斷不可能於此時棄舊主而離去。因此，筆者以為 1652 年魯王到金門之時，沈光文即在金門，必當扈從魯王。是以魯王受到鄭成功停止禮贍，而自去監國之時，沈光文亦同受饑貧之苦，故有〈貸米於人無應者〉直指「浯州」地名之作。
- 2、張名振(?-1656)於農曆 1655 年底去世，<sup>49</sup>沈光文有〈輓定西侯〉詩，觀其詩意，並非相隔甚久之語。若沈光文先於此時入臺，消息與外斷絕，應不知張名振死亡消息，此詩亦無由而起。〈輓定西侯〉詩如下：

方喜廉頗老未曾，駭聞騎箕竟歸昇！只因心血回天竭，會看精英作屬能。滙水潮頭憑怒立，秣陵城外識雲凝。留將背字同埋土，黯黯重泉恨較增(背上刺有「赤心報國」字)！<sup>50</sup>

由「方喜廉頗老未曾，駭聞騎箕竟歸昇」二句中「方喜」、「駭聞」之語可知沈光文反清之心未息，且對於張名振之死訊感到意外及驚駭。

張名振為魯王重臣，與鄭成功有心結。他的死因在當時的確傳得沸沸揚揚，甚至傳聞他是被鄭成功毒死，如下：

<sup>48</sup>季麒光著，鄧傳安編：《蠡測彙鈔·附錄·沈太僕傳》，頁 55

<sup>49</sup>應廷吉：《海東逸史·監國紀(下)》：「乙未年(1655)，王在金門。十一月……二十九日，定西侯張名振卒於軍。」頁 13-14。

<sup>50</sup>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詩鈔·沈光文·輓定西侯》，卷一，頁 1-2。





成功專取下策，不能高瞻遠矚，以赴時機，昧定國之良圖，棄全斌之上算，往往欲為孤注之擲，而致獨占之功(清史稿張煌言鄭成功傳言，「張名振三入長江，成功嫉之，借和議召還名振，俄遇毒死。或曰，成功酖之」，此言雖不可盡信，然名振為魯王臣，不肯使其獨當一面，盡量以助其進取，則無可疑)。觀於南京一役，清廷西征之師，適已凱還，遂致大敗，其不能東西呼應，常失時機，彰彰明甚。定國書中借他人諷以「頻年抗節，而不千里勤王，亦何夙績之足道」！又戒以「勿然諾浮沈，致貽耽閣」！亦有以窺其隱衷也。<sup>51</sup>

由此可見南明派系之不合。而〈輓定西侯〉詩中沈光文表達對張名振如同廉頗一般老當益壯，而有所期待，深感喜悅時，卻很突兀地傳來他的死訊，不由得大吃一驚。由此詩可推知：沈光文此時不可能在臺灣。

3、李率泰(?-1666)可能於何時招降沈光文，是其入臺時間的重要線索。他必須要在福建有所決定權時，才有資格代表清朝進行招降。由《福建通志臺灣府》中可見其為總督的記載：

李率泰，十三年任，十五年專領福建，有宦績；閩督專設始此。<sup>52</sup>

由此可知，李率泰順治 13 年(1656)為浙閩總督，順治 15 年(1658)為福建總督。而〈沈太僕傳〉中「閩督李率泰方招來故國遺臣，密遣使以書幣招之。公焚其書，返其幣。」之句，筆者以為沈光文漂流來臺當於 1656 年之後。《閩海紀要》中有李率泰招降鄭成功的記載：

(丙申 1656 年十二月)時遣芝龍命謝表勸成功就撫，總督李率泰亦令人說暫退兵以就撫局，成功不聽；表等日夜涕泣，以無可復命為憂。<sup>53</sup>

此可作為李率泰於 1656 年開始招降的參考紀錄。

4、〈沈太僕傳〉中指出在李率泰招降之時，「時粵事不可支，公遂留閩，思卜居於泉之海口」。其中「粵事不可支」意指桂王朝廷有出現重大問題，而丙申(1656)之年，桂王朝廷中的大臣孫可望(?-1660)謀反，李定國(1660-1662)將桂王移置雲南。如下：

十年丙申(清順治十三年、日本明曆二年)，正月，駕在安隆府。可望謀移駕；李定國執可望家眷，護蹕走雲南(參取明史稿、行在陽秋)。<sup>54</sup>

此次孫可望的叛變，給予桂王政權相當嚴重的打擊。孫可望降清後，將西南重要軍事

<sup>51</sup> 楊英：《從征實錄》，頁 70-71。

<sup>52</sup> 孫爾準等修、陳壽祺纂：《福建通志臺灣府·職官》，錄自《重纂福建通志·總督》，卷百零七，頁 515。

<sup>53</sup> 夏琳：《閩海紀要·丙申·十三年》，卷之上，頁 18。

<sup>54</sup> 川口長孺：《臺灣割據志》，頁 45。



情報告知清軍。二年後，清軍開始南征，1658年攻入雲南後，桂王政權倉皇逃入緬甸。

5、以〈皇明監國魯王壙誌〉、〈監國魯王事略〉所載，魯王於1656年至1659年離開金門，移至南澳居住3年。舊主的離去，或許是沈光文離開金門的動機。如下：

聞永曆皇上正位粵西，喜甚，遂疏謝監國，栖蹤浯島金門城。至丙申，徙南澳，居三年。己亥(1659)夏，復至金門。<sup>56</sup>

未幾，成功送王於粵中行在(桂王處)，遇風回居南澳。自是在海上者七年。己亥秋，永曆帝手敕命仍監國，而成功不欲，遷王澎湖。尋悔之，迎歸金門，供給如初。<sup>57</sup>

魯王依附鄭成功於金門，其於1653年自撤監國，其中自有難言之處，而1656年徙南澳，亦是難以視之為自由意志下的決定。此時的魯王已非監國，又曾受饑餓之困，而徙居南澳，並非有所圖者。在這樣的情況下，沈光文以為事無可為，決意隱居於泉之海口的決定，亦在情理之中。

綜上所述，筆者以為沈光文入臺時間當在1656年魯王徙居南澳及孫可望叛桂王降清消息傳入金門後。

## 五、結語

戰爭之時，糧食短缺，而有饑餓之事，並非奇特之事。然而沈光文於金門所作之詩，5首中有3首詩題與饑餓直間相關(〈貸米於人無應者〉、〈盧司馬惠朱薯賦謝〉、〈東曾則通借米〉)，另2首內容中亦與饑餓有關，明顯有藉饑餓之事，而意在言外。南明派系的不和，隱約曝露其中。

筆者根據沈光文於金門所作的五首詩加以探析，以為沈光文入臺時間當於1656年魯王徙居南澳及孫可望叛桂王降清消息傳入金門後。

## 參考書目

1. 鄧傳安：《蠡測彙鈔》，《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 林焜熿：《金門志》，《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3. 李元春：《臺灣志略》，《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sup>55</sup>川口長孺：《臺灣割據志》：「十二年戊戌……三月，清兵三路向雲南……六月，清師取湖南。……十月，三路清兵俱集。十二月，七星關失守，定國連敗遁走，永曆奔永昌(明史稿、三朝實錄)。」頁47。

<sup>56</sup>朱術桂著，《魯春秋·附錄二(新附)·皇明監國魯王壙誌》，頁99

<sup>57</sup>林繩武：〈監國魯王事略〉，《海濱大事記·監國魯王入閩始末記(附監國1魯王事略、長垣考、魯王葬處考異)》，頁18。







4. 連橫：《臺灣通史》，《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5. 溫睿臨撰，李瑤勘定：《南疆譯史》，《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6. 應廷吉：《海東逸史》，《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7. 川口長孺：《臺灣鄭氏紀事》，《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8. 川口長孺：《臺灣割據志》，《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9. 查繼佐：《魯春秋》，《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0. 阮旻錫：《海上見聞錄·順治四年》，《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1. 黃宗羲：《賜姓始末》，《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2.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詩鈔》，《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3. 戴笠：《行在陽秋》，《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4. 林繩武：《海濱大事記》，《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5.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6. 吳幅員：《臺灣文獻叢刊提要》，《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7. 盧若騰：《島噫詩》，《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8. 夏琳：《閩海紀要》，《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 班固：《後漢書·獨行傳》
20. 陳乃乾、陳洙纂輯：〈徐閩公先生年譜〉，《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1. 龔師顯宗：《沈光文集·重九日登嘯臥亭》，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2年12月
22. 孫爾準等修、陳壽祺纂：《福建通志臺灣府·職官》，《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3. 凌雪：《南天痕》，《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4. 陳元圖：〈明寧靖王傳〉，《臺灣府志·藝文志·傳·明寧靖王傳·陳元圖》，《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5. 連橫：《臺灣詩乘》，《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